

盾 茅

清明前夜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五幕劇

清明前後

茅盾著

這是大時代的小插曲。

怎見得是大時代呢？請看「清明前後」在歐亞美三洲發生的一些事情，——人類未來的命運，至少是此後二十年三十年中間能否享有和平，都要從這些事件的發展來決定。

在歐洲，法西斯狼的老巢業已四面合圍；紅軍進迫維也納，美軍已進入希特勒德國的魯爾工業區，而在柏林近郊，幾百萬的紅軍，兩三萬尊大砲，五千坦克和五千飛機，正在待機作最後的一擊。慣吹法螺的戈培爾也不得不承認仗已打輸，想用什麼「地下運動」的空頭支票來恐嚇盟軍。同時，又在繼續加強執行「東拚西讓」的陰謀，妄想引起盟國間的猜疑乃至分裂。

只有二十多天，舊金山會議就要開幕。太平洋彼岸的報紙譁然大呼：英美蘇三強之間觸到了暗礁了，爲了波蘭臨時政府要求參加舊金山會議以及美蘇的額外投票權問題。蘇聯是支持波蘭臨時政府的，而英美政府則已拒絕波蘭的要求。

英帝國會議也開幕了，「星期日觀察報」記者說：「這一會議的目的，在形成一個帝國集團」，——這是英國在舊金山會議以前的準備會議。但同時，在美國的印度聯盟卻提出十項要點請舊金山會議鄭重考慮印度的民主要求。

1
在太平洋，美軍六個師登陸琉球羣島中的大琉球，參加作戰的船艦一千四百餘艘。太平洋上空前
的血戰展開了，日寇的自殺飛機和陸軍的頑抗，表示這一戰役將是極端艱苦的。中國大陸上，鄂北、豫南、豫西、贛西，都有戰事；老河口一帶，敵人尤爲猖獗。而南陽、襄陽，亦已在巷戰云。同時，華盛頓傳來了消息：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時在華盛頓）招待記者，宣稱美國的武器將不供給那些在敵後對敵血戰的中國游擊軍。

蘇聯宣布：廢止日蘇中立協定。小磯內閣應聲而倒，七十九歲的鈴木貫太郎繼起組閣；一位似瘋不瘋的「預言家」趁勢大放厥詞，說鈴木內閣就是準備投降的。

物價在猛漲，公務員的待遇說是在調整了。物價在猛漲。鋼鐵廠機器廠的煙筒冒不出黑煙來了；「官價失時，成本太貴」。物價在猛漲。紗廠也有停工的危險了：原棉存底不够支持兩三月之久。報上消息，官方正在想辦法，從印度飛越駝峯運棉花來，但一說，與其運棉，不如運布；棉乎布乎，籌議未決云云。物價在猛漲，川北鬧災荒；遂寧等六縣人民代表到成都請願，又到重慶來了。沱江流域產糖區的農民和密戶也派了代表向當局呼籲。

這時候，美國來的「新聞自由」三使者也經過重慶，他們看到了中國的「新聞自由」：某日某報編輯室啓事，登不出來的稿子共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是「美國新聞電」，美軍總部政治顧問魯登在華府記者招待會上，盛讚中國解放區抗戰民主的成就。」

然而在大時代的這一個「清明前後」，哄動了山城的上中下社會的，還有一件事呢，——這一件事，說它大罷，在某些人眼中看來不算大，說它小呢，無幾千萬的人民眼巴巴地望着。這部劇本所寫的，就是這一事件中幾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憐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

這算是開場白。以後，就讓登場的人物自己來現身說法。

第一幕

登場人物：

趙自芳：四十來歲，品貌端莊。從她的談吐中就看得出她是一個好勝心頗高而且也頗有決斷的人。年青時代，她在同輩中，便「愛管閒事」，喜歡替人家排解一些小小的糾紛，人家恭維她賦有男性，敢作敢為，她亦頗以此自負；因此，當她進國立某大學時，她便選了法科，打算將來做律師。可是在大學最後一年，在校內的試驗法庭上，她的許多優點中的一個缺點，卻暴露出來了：她不夠冷靜。勉強而有決斷，是她的好處，可惜生性燥急，動了感情時，自己不大能控制。然她那樣的人，是不肯馬上認輸的，大學畢業後，她依然要貫徹初衷，她掛牌做起律師來了。居然幹了一年多，也出過幾次庭；但是職業的經驗並不能把她鍛鍊得冷靜些，她這項職業中間的黑暗和醜惡，反而使她更加常常動感情，同行中甚至於在背後譏笑她「有神經病」。終於她拋棄了最初的志願，暫且以教書來解悶。快到三十歲的時候，她和「更新機器廠」的廠主林永清結了婚。不到半年，蘆溝橋的砲聲響了，接着就是沿江沿海區域的工業撤退到內地。林永清的廠，只有兩年多的歷史，可以說是生產剛剛上了軌道，就遭逢了顛沛流離的命運。在「更新廠」由上海而漢口，在漢口半年，然後又遷四川，最後在重慶挨過了種種困難，終於恢復生產，這一段艱苦萬狀的時期中，趙自芳處處證明了她的剛強而有決

斷，甚至於她那躁急的脾氣，都對於她的丈夫的事業有過很大的幫助。不過她所引以爲自憾的，就是她的法律知識始終不能對她丈夫的事業略盡微勞。如果她和丈夫有甚麼口角不和之類，那多半是和「法律」有關的。丈夫從經驗上知道任何增加廠方困難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事情，都只有從「人事關係」上謀解決，但太太則主張訴之於「法」。但碰了幾次釘子以後，她也只好嘆氣道：「現在還不是講法律的世界！」這些政治社會上的黑暗醜態，使得趙自芳近來更加常常動感情，更加燥急；特別因爲她現在不像遷廠復廠時期那樣有事可做，而所見所聞，又那樣卑賤昏黑，於是她的胸襟也不免狹仄起來，敏感而神經質，——如那位深知她個性的表兄陳克明教授所說。

唐文君：二十七八歲，趙自芳的女友。抗戰以前，她是一個中產之家的嬌生慣養的女兒。抗戰一起，敵人的砲火毀滅了她的溫暖的家庭，她跟著學校撤到武漢，就捲入了那時候如火如荼的抗敵高潮。從此她離開學校，走進社會。她和趙自芳相識，即在漢口；那時候，趙自芳以「更新廠」的工人作爲一個班底，在辦難民教育，唐文君擔任了幾個鐘點。她的刻苦耐勞和謹慎忠厚，——還有那幾分不脫稚氣的見了人就會靦腆起來的態度，都在趙自芳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當趙自芳在重慶再遇見這位無家可歸的青年女子時，就像老大姊似的照顧她。但唐文君已經不是五年以前的唐文君了。像剛剛抽芽的植物便遇到寒霜，她的青春之火便被壓熄了。自從武漢撤守，政治逆流開始，唐文君在長沙住了一年多，生活困難自不用說，而最使她難堪的，是被目爲「救亡青年」之羣，處處受歧視。在這樣殘酷的教訓下，唐文君不但失去了向來那種容易和人親近的天真，並且還變成了孤僻，對人不敢輕信。一向謹慎忠厚的她，現在「發展」成爲畏葸而憂鬱。只有那一份刻苦耐勞的美德卻依然如故。幸而趙自芳頗了解這位可憐的「妹妹」，很幫忙她，——雖然在唐文君心中總覺得趙自芳是「

另一世界的人」，不能像從前那樣親密了。由於趙自芳的介紹，唐文君和「更新廠」的肅職員李維勤結了婚。這結婚生活帶來了很短時期的甜蜜，但繼之而來的，便是一波又一波的酸苦。並不是兩人感情上有什麼變動，而是愛情不能解決人生最大最實現的問題——麵包。唐文君當然是一位好太太，然而也是一位相當難以滿足的太太。她天天愁着錢，但又最怕丈夫因為想法找錢而做下了使她無面目見人的事。她愛丈夫，但她在丈夫面前又是牢騷最多，脾氣相當**疙瘩**。從這一點上，可以窺見她的心雖在嚴霜覆蓋之下那一股火卻始終不會熄滅啊。

陳克明：四十多歲，大學教授，留學過美國，專攻的是經濟學。他和趙自芳是表兄妹，和林永清又是老同學。他有他表妹所缺乏的冷靜，然而不如他表妹那樣有決斷；他思慮週到，觀察澄澈，可是沒有慷慨激昂的風度。他說話有時頗能幽默，頗有風趣，有時解釋某一事理，也很簡單而扼要，甚至可說是「針針見血」，然而他不是**雄辯家**。也許因為這種緣故，他雖然和林永清是老友，甚至親，林永清在事業上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參加商討的一人，可是他的意見不能絕對左右林永清。他這人的性格，從他的服裝上也表現出來了：整潔，華貴，但又不流於奢侈。

林永清：四十多歲，「更新機器廠」的廠主。從美國回來後，他試辦過好幾項事業，都是和他的本行——工程有關係的，但都不順手。最後，他好像漂泊的船終於到達了適宜的港口，他擇定了自己的終身事業是「機器廠」。抗戰爆發了，他那剛剛走上軌道的工廠不得不遷徙了，這時候，衆人尚在觀望，而林永清卻毅然決然把設備、原料乃至一部分熟練工人，趕先撤到了漢口。當漢口又成問題時，他的確也會望着長江的上游喟然歎息，也會舉棋不定而多牢騷，但是到底再度振刷精神，在敵人的轟炸下把設備和熟練工人拖過了三峽。這一個時期，夫人趙自芳頗起了些決定的作用。二十八——

九年的「工業繁榮」使他的廠有些擴充。這時候，林永清即使還未曾「勝利衝昏頭腦」，確也不免有點意氣洋洋，而且自信自負之心也油然而增長。這自信和自負，使他能够抵抗短期「繁榮」以後接着而來的恐慌；直到三十三年春，他心中潛伏着的一個東西終於冒出來，而且立刻「見風變得很大」。這東西倘用一句話來說明，便是：「辦工業，對於國家，對於自己，到底有什麼好處呢？」然而他是一個「倔強」的人，也和他夫人有點相像，是不肯一下就認輸的，而況對於自己的事業總還有幾分留戀，——說是「情性」也可以，因此他只讓自己心裏苦悶，表面上還是打起精神想突破難關。他和陳克明相反，陳克明表面上好像不大堅決，心裏卻極有分寸；而他呢，嘴上說得很硬而且滿不在乎的時候，心裏卻正在徬徨動搖，似乎他想借自己的聲音來鎮定自己的徬徨苦悶。他精明強幹，當他注意力集中於一點而決心要怎樣做的時候，他的確也常常能有所成就。要不然，他就不能把他那工廠的設備從上海拖到重慶，而且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有所發展了。他說話有時很有煽動力，要不然，他也不能在轟炸之下鼓勵起職工們的情緒來了。而最後，他也很善於交際，善於應付，要不然，他就不能建立起那麼多的「人事關係」，而在三十年以後工業下坡路時困難境地中支撐到二三年之久了。然而，他這一切優點似乎和他廠裏的原料一樣有定量，時間一久，得不到順利客觀條件來作補充，也會用盡；又跟他廠裏的機器一樣，日夜在開動，在相當時期以後，也會磨損而工作效率就低落。現在，正是快到了「用盡」和「磨損」的時候，這表現出來的，就是他在「咬緊牙關」的表面之下，他內心的徬徨苦悶已經到了逼迫他非採取某一步驟不可的關頭了。兩者必居其一：拒絕誘惑而貫徹初衷呢，還是屈伏於誘惑之下？

余爲民：這是一位學會了「七十二般變化」的英雄，——雖然他變來變去萬變不離其宗：矮方巾

而兼流氓。而且當他自以爲變成某一物的時候，別人看來總覺得倒像另一樣東西；比方說，他自以爲成了狼的時候，別人看來總覺得是一條狗。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沾沾自喜，他的哲學是：能變就好，那怕是變成了一條狗罷！他的年齡比從前上海灘上所謂「清倌人」的年齡最難確定。照他那片背面所印的一排「前××」的頭銜看來，他至少也有六十歲了，因爲那十來個「前××」之中有一個是「前××報總主筆」，而據熟悉民元掌故的專家負責申明，則所謂××報者，在辛亥革命前兩三月曇花一現就沒有了。但他自己總說「四十不到」。再說，他的名片確實「偉大」。如果十年之後，萬一由於某種奇蹟而他這名片竟在垃圾堆中被一位死心眼的考據家檢得，那恐怕要被當作極希罕的材料。因爲這名片除了背面印得有密密的一排「前××」而外，正面當然也如法泡製，不過那些頭銜上邊沒有「前」字罷了。印在正面的頭銜，舉例說，就有「某部秘書，某委員會設計委員，某社名譽社長，某會顧問，某校校董」之類，然而據他自己說，名片正面所印的十多個現任職務，不過是他實有職務的五分之三而已。有一回，他的一個朋友仔細拜讀了他的名片以後，就半真半假地對他說：「老兄百年之後，倘刻訃文，光是職銜，準得用三張紙，然而猶有美中不足：全是文職！」好，兩三天以後，他那名片上果然加了一行：第×集團軍高級參謀。有那些熟悉中國軍事組織的人看了就掩口而笑，原來這所謂「第×集團軍」者，根本就只存在於這位余爲民先生的想像。可是余爲民先生除了頭銜多而外，也還有著作；這是他的朋友們更加懶得根究的玩意了，好在他也從不舉出書名或篇名來。只有一個例外，那便是他在某一時期異常興奮而且津津樂道的「建都問題論戰大全集」。這本書，據說有百萬言之多，（當然沒有人懷疑，因爲建都論確有數十篇之多。）光是搜集材料，他所化時間便在一年以上；爲了排印此書，他曾捐了「民族百年久安大計」的旗幟，很募過一陣捐，不過總不見書出版。

但因此他又已成為「建都問題專家」。美國的老博士薩凡奇來了中國一次而且發表了「揚子江水利工程計劃」以後，這位余爲民也突然變成工程專家，到處爲薩凡奇計劃敲鑼打鼓了。諸如此類的事情，這裏也說不盡，總之，他是這一個社會中適宜於生存的人。最後，不能不有一兩句講到他的丰貌。他確是一表堂堂，並非獐頭鼠目，雖然說不上龍行虎步，蹣跚起步來確也很像個樣子；只有一點美中不足，在碰了人家的橡皮釘子而自解嘲的時候，他那笑形，他那眼神，宛然是個白癡。

女僕張嫂：三十來歲，白淨的臉兒，尙伶俐解事。

男僕：二十來歲，逃避兵役者，略認得幾個字。

景：

「更新廠」廠主總經理林永清住宅內的一間書房。正面後方是一排玻璃窗，下半截裝着淡紫色薄紗窗飾；窗後是院子，花木扶疎，投影在窗紗上。從窗內又可看見院子裡的走廊的一角，那是通到大客廳的。窗左首正面是一道門，從這門經過院子裏的走廊就到了大客廳。右首牆壁正中也有道門，通內室。書房裏的傢具和陳設相當講究。房正中有一矮腳小圓桌，桌上一口大花瓶，插滿了各種花。房角有高脚花盆架，供着蒼松翠柏的盆景。牆上並沒有甚麼字畫，可是有林永清的大畫像，而遙遙相對的，還有林夫人趙自芳的放大相片，穿了大學畢業時的學士裝。畫像和相片旁邊，各有四個鏡框，都裝着二十四吋的照片，那是「更新廠」在抗戰爆發以後遷徙和恢復的一段奮鬥史料。左壁，趙自芳

牆片下，是壁爐，爐架有些小陳設。房正中，下垂一盞乳白瓷罩的大號返光燈，靠右牆的寫字檯上有檯燈，及其他應有的擺設。幾隻大小沙法，和圓的方的橢圓的長方的茶几，以及一口書櫥，完成了房中的佈置。書櫥內分四格：三格塞滿了洋裝書，餘一格則陳列着「更新廠」的出品，——一些銅鑄的小零件。特別惹人注意的，是正面那一排窗下靠窗擺着的一隻特製的長方形矮桌，桌上是「更新廠」的全付模型。

時間

「清明」前幾天，下午四時至五時之間。天氣悶熱。

（幕起時臺上無人。正面後方那排玻璃窗有一扇開着。從大客廳傳來了隱約的笑語聲。約一分鐘後，双双人影，一前一後，掠過窗前。左首門外，有女僕張嫂的聲音：「李太太，您這兒來罷！」左側之門本爲虛掩，旋即見張嫂在門邊，側身讓唐文君上。唐文君衣飾樸素，然愈增其風韻。她嘴角上擺着一個笑影，可是掩飾不了內心的焦灼煩悶。）

唐（邊走邊問）：太太呢，有事麼？不在家？

女僕（搖頭）：嗯——（作個鬼臉，抿嘴笑了笑，回頭朝窗外望一下，又做了個眼色。）

唐（也朝窗外望一眼，自言自語地）：林總經理在會客。（突然懷疑）好像還是個女客。（問女僕）可是太太呢？也在大客廳麼？

女僕（支支吾吾）：太太有點兒——頭痛，在臥房裏躺着。

唐（沒有注意到女僕的可疑的態度）：那麼，我到臥房裏去罷。

女僕（似乎也決定了注意）：不忙。您先喝口茶。讓我先去看一看。

（女僕自左首門下。唐亦就坐。但剛坐下，又惶惑不安，想站起來還沒站起來，自言自語道：「真不巧，看來她家裏發生了什麼事罷？」起來，至窗前，正擬窺視，而女僕捧茶上。唐接茶，此時大客廳內傳來了裂帛似的女子的狂笑聲，唐聽了不禁一跳，正擬問女僕，女僕已從右首門（通內室）下。唐遲疑地看看窗外，又像第一次發見似的朝那座「更新廠」的模型，看了又看。大客廳中傳來了兩個男子的辯論聲。唐走到壁爐前，心不在焉的正望着爐架上面掛的女主人趙自芳的放大相片，趙自芳本人卻從右首門內出來了。）

趙：呵，文君！（走向唐文君這邊來。）

唐：（急轉身，面露笑容，親切地問）：您有點不舒服罷？

（趙自芳搖頭，拉住文君的手，到沙發裏坐下。從趙自芳的神色看來，顯然她是很激動，剛生過氣，而又強自抑制。這時大客廳裏又傳來了女子的笑聲，這笑聲是愉快而醒人的。趙自芳突然臉色變了。）

唐（終於猜到幾分，低聲）：那是些甚麼人呢？

趙（不願多說，保持冷靜）：誰知道那是些甚麼人！（淡淡一笑，振起精神）噯，李先生好麼？

唐（笑逐顏開）：謝謝，托福。這一向，他忙一點，少來問候。

趙（神情不屬，隨口應酬）：哦，忙一點。呵，對了，聽說他代理了會計科長？

唐（從心裏滾出來的高興，笑）：可不是。這也全仗林總經理的力量。（頓一下，似乎在斟酌要不要

就此提出來意）「噫，他，維勤呢，不會已結上司，光知道小心辦事，這回要不是林總經理的面子，人家辦事處的嚴主任那裏就會想到他？再說——」

趙（微笑，打斷了唐的話）：「那麼，你們經濟上總該寬裕了一點罷？」

唐（正在找機會提出這問題來，聽得對方先開口，不禁喜出望外）：「也還談不到寬裕呢！要是——」

忽然不知道如何措詞才好）「咳，芳姊姊，一個人就是掙不得債。我和維勤倆，辛辛苦苦做了一個

月，除掉飲食，餘下來的就够付那些子金；每逢到了比期，看他那樣着急，我就想到幹麼要——

（女僕捧茶盤及瓜子糖果兩碟上。唐文君縮住了話頭。女僕奉茶畢，就盪到趙自芳背後，附耳輕輕說了幾句話。趙自芳的臉色又變了。）

趙（冷笑）：「要我出去幹麼？我這裏也有客呢！嘿，——（頓一下）打算留人家吃便飯了！（頭微向

後顧）還請了旁的客麼？」

女僕：「不知道。」

（唐文君微覺不安，已經猜準了趙自芳和丈夫一定有點盤扭，想問又覺不便啓齒，無聊地望着牆上的鏡框。此時，女僕也是進退兩難地看着女主人發怔。）

趙（不耐煩）：「還有什麼話？」

女僕（小聲）：「那麼，請太太吩咐一下，備辦些什麼菜蔬。大司務在等呢。」

趙（暴躁）：「叫他去問老爺！——噯，又不是我要請客！」

（女僕應了「是」，蹣着脚尖很快地退出去了。）

唐（遲疑地站了起來）：「芳姊姊，您有事，我不打擾了。」

趙（爽然一笑，很親密地拉唐坐下）：不相干。文妹，您在這裏談談，解個悶兒，倒好！（又冷笑）

這是他有事呵，我管不了，況且也不用我管哪！

唐（聽得話中大有講究，惶惑更甚，不知如何將答）：「嗯，嚶，芳姊姊……」

（這當兒，女人的笑聲又從大客廳傳來，笑聲先高而後低，先急而後緩，起伏如波浪。這笑聲委實刺人。趙自芳臉色大變，眼光閃閃，忽然抓緊了唐文君的手。唐文君亦覺毛骨聳然，笑聲旋止，一男子聲說：「了不得，夢英，這是你的秘密武器！」趙自芳突然歇斯底里地叫了一聲，丟開文君的手，霍地站了起來，手指那一排窗。唐文君也站了起來，慌忙走去，要把那開着的窗關上，可是猛聽得趙自芳勵聲叫「不要，不要關，難道我就怕了！」就驚惶地縮住了手，卻把窗左首那扇門帶上，似乎生怕大客廳裏那問題中的怪女人會闖了進來。趙自芳走到唐文君身邊，拉唐回去，同時說。）

趙（激動到臉也發白了）：文妹！聽見了麼？這是魔鬼的笑！

唐（搜索枯腸，找出話來安慰她的女友）：嚶，芳姊姊，嚶，鎮靜一下，您得鎮靜一下。

趙（突然冷下來了，淡淡一笑）：鎮靜！對！文妹，我是還能鎮靜的呢！

（兩人都坐下。唐文君不安地又看着牆上那些鏡框。）

趙（口氣真鎮靜些了，可是餘怒未消）：摩登的，半摩登的，年青的，年老的，正經的，混賬的——女人，我見過千千萬萬，可從沒見過這樣的一個！

唐（隨口應着）：哦！這樣的一個。（忽然想起了自以為很得體的一番話）可是，芳姊姊，不管是女人變的魔鬼，或是魔鬼變的女人，反正不怕。林總經理是保險的！芳姊姊，像林總經理那樣一

心以事業爲重的大人物，難道會落進了什麼迷魂陣麼？

趙（喟然長歎）：「噫，可是，文妹——」（又縮住了，看了唐文君一眼，又歛口氣，終於不說下去了。）

唐（自信說得很，又滔滔往下說）：「前幾天，維勤還跟我說起，從前他在廠裏服務的兩個年頭，從沒看見有那一天林總經理忘記了到廠裏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巡視那麼一遭。芳姊姊，當真維勤老想着他這舊東家，說林總經理這人，比廠裏的特種鋼還要堅硬，還要冷些。林總經理辦起事來，比那頭等的新式車床還要準確，還要快些！」

趙（觸起了溫暖的回憶，不無微感陶醉，輕聲，慢慢的）：「可不是，文妹。論才幹，論經驗學問，永清怕不是數一數二的。」

唐（完全自信話已說到勁了，索性再發展下去）：「我也常常跟維勤說，要沒有芳姊姊，更新廠那裏會有今天的規模呢！漢口撤退的時候，芳姊姊怎麼不怕轟炸，指揮員工們搶救機器，我是親眼看見的。」

趙（回憶達到了最高峯，忽然興奮，聲調漸激昂）：「那些且不用說。到了重慶以後，建廠，開工，那樣我不驕一手呢！（好勝而自負地）開工以後，大家都說員工的福利事業最難辦的好，永清也說傷腦筋，可是我就不服氣；幹麼會辦不好呵？（情緒又低落）文妹，爲了這一件事，我險一些得了胃病呢！」

唐（急接口）：「可不是！維勤到現在還忘不了廠裏的待遇。你說：總經理夫人親自下地種菜，（手指牆上）您看，這裏就有您種菜的一張照相。而且，您又每天都到大廚房裏察看去。（頓一下，看趙自芳注視牆上的鏡框，惘然沈思，就提高聲調，拍合到原來的話頭）所以，芳姊姊，我說，

林總經理就是着了鬼迷，也不能待虧您的！

趙（不勝今昔之感，歎了口氣，聲調低抑，充滿了悲哀的味兒）：這一切，文君，想起來就同隔了一世。（沈吟，語調轉慢）永清之爲人，難道我還有什麼不了解嗎？可是，就因爲他忽然變了，（語調又高亢）嚶，變的太快，叫人不能不寒心！（情緒漸興奮）文君，我越想越覺不對！

唐（看見風向忽然轉了，驚惶失措）：哦，可是，芳姊姊——

趙（更興奮，打斷了文君的話）：你沒有看到他這一個月來的樣子。成天在外面應酬，說是調度款子。廠裡工程師來說，焦煤又快完了，鑄鐵存底也不多了，有一筆貨，價錢也還相宜；可是，文妹，你猜他怎樣辦？（頓一下，聲調激烈）要真是忙不過來呵，難道不好派工程師先去看一看麼？可是他連半句決斷的話都沒有！（傷心，頓一下，旋即興奮）我真真是越來越不懂，幹麼他會變得這樣的，簡直是脫了形！文妹，我不是那種不懂事的女人，好多次，我跟他正式討論，他悶着嘴，給你個不作聲。（又一頓，眼光閃閃，氣忿已甚）平常日子，一點點小事情不對勁，就要大動肝火，可是一大堆的困難堆到他鼻子跟前，他倒又不大在乎似的搖搖頭，冷笑幾聲，就算完了事。（一頓，呼吸急促，傷心已極，垂頭，聲漸低）我想起來真害怕，我怕他這人是完了！

唐（已覺無話可說，但又不能不作無效之勸慰）：芳姊姊，您寬心罷，不會——不會弄到那樣嚴重的。林總經理恐怕是疲勞過度……

趙（抬起頭來，聲調冷峻）：不是甚麼疲勞過度！（口氣稍緩和）要說疲勞的話，在炸彈底下，把工廠設備從上海拖到漢口，又拖過了三峽，——那時候，人工不够，交通工具沒有，要一樣沒有兩

樣，（上海方言，要甚麼沒有甚麼之意，而語氣更重，——作者註）這難道還不疲勞麼？

唐（看見趙這樣興奮，有點害怕，慌忙轉過話頭）：不過，芳姊姊，人要是心裏痛快，辛苦一點也不算甚麼一回事；近來林總經理的心境當然跟那個時候不同了呀！

趙（搖頭）：也——不是的！（閉目回憶）心境再惡劣些的時期也有過呢！（又興奮起來）一年多前，物價飛快地漲，週轉資金老是不够，生產天天在縮小，定貨造好了，不來提，說是得送「包袱」，不提貨就不給貨款，我們得借比期來開銷工資，來買米；這時的心境會比現在好些嗎？可是他，到底也咬緊牙關扎住了，不像現在那樣心魂不定，莫明其妙的！

（趙自芳轉臉看著「更新廠」的模型，歎了口氣。唐文君不作聲。大客廳裏傳來了林永清的說話聲，好像是對張嫂說的，聲音高而暴躁：「怎麼又來打麻煩了？去——問——太太——去！」唐文君聽了一跳，但趙自芳倒像並沒聽見，只朝唐文君看了一眼，乾笑了一聲。）

趙（指着那模型）：這裏，正面的廠房是二十八年秋天全部完工的。那一排是工人宿舍，俱樂部，合作社，還是我自己監工，二十九年上半年這才趕起來的。一樁事業要搞起個規模來，沒有決心，沒有魄力，那怎麼成？可是創業容易守成難……

（一言未畢，女僕張嫂在左首門口出現了，張望着，不敢即進。）

趙（轉眼望住張）：又有甚麼事了？

（張嫂遲疑，不敢即答。）

趙（突然暴躁）：又來叫我出去了，是不是？